

● 聂中林著

新闻采写艺术

XINWEN

CAIXIE

YISHU

解放军出版社

新闻采写艺术

聂中林 著

新闻采写艺术

聂中林 著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平安里三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通县觅子店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, 165千字

1988年12月第1版1988年12月(北京)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700

ISBN 7-5065-0654-8/G·14

定价: 2.80元

序

商 恺

我拿起聂中林同志写的《新闻采写艺术》这部书稿，一直把它读了下来。读后掩卷沉思，浮想联翩。

持续了几年的新闻改革热潮，促进了我国新闻事业的蓬勃前进，也促进了新闻队伍的发展壮大。目前全国已有报社和广播电台数千家，编辑和记者约有九万人左右。此外，还有众多的通讯员和业余新闻爱好者。

新陈代谢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发展规律。我国新闻队伍的状况亦然。近几年来，新闻界中的新生力量不断地涌现和成长，老一代的新闻工作者陆续退出了第一线，新闻队伍变得年轻了。在这支年轻的新闻队伍中，自然不乏才华横溢之士，不少人已经显露头角，逐渐提高了在社会上的知名度；但是不可否认，绝大多数人，尤其是那些刚刚步入新闻界的青年记者和通讯员，距离成才还有一段比较长的学习和锻炼路程。其中有大学生，也有研究生，他们虽然有一定的新闻理论水平，但是缺乏新闻实践经验，一接触实际，往往如堕五里雾中，茫然不知所措；那些没有上过大专院校的青年记者和通讯员，他们虽然有一定的新闻实践经验，但是又缺乏新闻理论根底，采写能力提高不快。因而，属于以上这两种情况的青年记者和通讯员，在采访和写作中，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和问题。例如，在采访中不善于提问和引导；在现实生活中抓不住报道主题；或者抓住了主题，选不好报道

角度；在写作上表达能力不强，写出来的作品平平庸庸，不受读者欢迎等等。因此有的青年记者向我提出：“写作有没有秘诀？”看来这样的提问显得有点幼稚，其实也是常情，并不奇怪。记得40年前，我做了人民日报记者的时候，也曾有过对“写作秘诀”的追求，象古代人寻仙问道一样，总希望有一天能得到名家的指点，传授给自己一点“写作秘诀”。当时曾为此问过范长江、邓拓等新闻界前辈，他们的回答是，写作的“秘诀”就在实践之中。显然这样的答案使我甚感失望。后来，我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时候，负责联系新闻界，因此和胡乔木同志接触的机会多了。这时候我还没有完全放弃对“写作秘诀”的追求。有一天，我趁乔木同志为我修改文章的机会，顺便问了一句：“写作有没有秘诀？”他笑了笑说：“要把文章写得好，写得生动，只有下苦功夫，这里是没有近路可走的。”从此我真正相信了写作没有“秘诀”和“捷径”可寻，下决心多读书、多练笔、多观察、多思考，到新闻实践中去锻炼提高自己。

长期的新闻实践，使我体会到采访写作确实没有捷径可走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连路也没有。路是人走出来的。即使在杂草丛生、荆棘遍布的荒原上，只要走的人多了，也会踩出一条路来的。何况我国的新闻事业已经有了百余年的历史，并不是一座新发现的没有人开发过的原始荒山。一个世纪以来，新闻界不少先驱者曾对它进行过考察和探索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一浪高过一浪的新闻热潮，把更多的有志于新闻事业的青年人，推进了新闻界，使得这座新闻事业的高山坡上，布满了登山者斑驳的脚印，怎么能说登山无路呢？没有近路，有远路；没有大路，有小路；没有直路，还有弯路吧！有志于登山者，如果不知寻人问路，只知盲目攀登，怕是还会重

复前人在登山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。当然可以相信，一个人靠着他的决心和毅力，也能征服深沟大壑、悬崖峭壁、冰川雪岭、狂风暴雨等各种艰难险阻，最后登上顶峰。但是在攀登过程中，不知要栽多少跟头，流多少汗水，耗费多少精力和时间，付出的代价不是太大了吗？为什么不可以沿着前人和同代人攀登过的路去攀登呢？如果说登山真有捷径的话，这就是捷径。当然这里说的沿着别人攀登过的路去攀登，并不是小儿学步，只能摹仿，不能创新；只能循规蹈矩，不能另辟蹊径。而是说，要在前人和同代人攀登过的路上，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，继往开来，窥探新的方向，寻觅新的途径，开辟出一条宽广的登山大道来，这不仅可以供同代人借鉴，也可为后来者引路。

聂中林同志的这本《新闻采写艺术》，就是他在攀登新闻事业这座高山的过程中，留下的脚印，记下的体会。虽然他还没有登上顶峰，甚至可以说距离顶峰还有比较长的过程，但是他毕竟走过一段路了。他在这段路上，不仅注意了吸取前人和同代人的经验，而且在自己的亲身实践中，又有所开拓，有所创新，有所前进。他在这里不是空讲理论，然后用理论去套实际，而是以实际联系理论，把理论寓于实践之中。无疑这对青年记者和通讯员，会起借鉴作用。

当然，新闻采访与写作中的问题，并不仅仅限于《新闻采写艺术》中所涉及的这一些。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，还有更多的问题有待新闻工作者们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和实践。希望聂中林同志把这一部分新闻采写体会奉献给读者以后，继续努力学习、实践、研究，再学习、再研究、再实践，早日写出《新闻采写艺术》的续篇来。

一九八八年二月十日 于北京

目 录

序.....	商恺 (1)
--------	--------

第 一 辑

登高自卑贵持久.....	(2)
勿忘八小时之外.....	(5)
从刘绍棠的习惯谈起.....	(8)
开源·挖矿与写作.....	(11)
练! 练! 练!	(14)
观察·描写与练笔.....	(17)
狗“出汗”的联想.....	(20)
把生活的“窗口”开大些.....	(23)
生活·积累·成果.....	(26)
要有“小草精神”	(29)
把握采访的“钥匙”	(32)
十万火急：一封鹅毛信.....	(35)
新在内容形式上.....	(38)
时过境迁也有新.....	(41)
新鲜·独特·第一次.....	(44)
且莫“开炮打麻雀”	(47)
莫学姜太公钓鱼.....	(50)
哪壶最开提哪壶.....	(53)
运用好“微疆武器”	(56)
科技报道要讲科学态度.....	(60)
编发《攻关战士赞歌》有感.....	(63)
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.....	(66)

以情感人 以情取胜·····	(69)
要使跑着的人也能阅读·····	(72)
话说“硬话、绝话、过头话”·····	(75)
量汉尺，楚霸王矮于穆铁柱·····	(78)
算算·查查·问问·····	(81)
准确选用动词·····	(84)
想想社会效果·····	(87)
朋友——《辞海》·····	(90)

第 二 辑

写稿与读报·····	(95)
要题目与抓题目·····	(101)
选事实与选角度·····	(109)
积累材料与待机而发·····	(117)
采写报道与调查问题·····	(124)
写过程与写精神·····	(132)
眼睛与新闻·····	(138)
热门与冷门·····	(146)
平铺直叙与妙笔生花·····	(153)
“横向”与“纵深”·····	(160)
抓特点与出新意·····	(167)
通讯与细节·····	(173)

第 三 辑

革命战争的一只有力喇叭·····	(190)
一朵赞颂心灵美的鲜花·····	(196)
让人物“立”在纸上·····	(198)
附：郭子仪破吐蕃·····	(202)
新闻散文式的一次尝试·····	(204)

法卡山战士捎来前沿阵地泥土	(205)
附：李燕杰老师赋诗赞颂卫国勇士	
一幅欣欣向荣的农村图画	(208)
附：三贴广告	(209)
聚光·焦点与连队人物新闻的写作	(211)
附：锅台上的“哥德巴赫猜想”是什么	(213)
寓思想于事实之中	(215)
落选稿件浅析	(222)
后记	(243)

第 一 辑

一字字，一行行，都是发自肺腑的一句句；
一点点，一滴滴，都是逐渐积成的一篇篇；
有弯路，有教训，也有思想深处的暴露；
有感受，有体会，也有心灵撞击的火花。

.....

这些，所有这些~~问题~~问题，思想，作风，方法，技巧，
艺术，等等，都是奉献给通讯员们的一点心意！

——作 者

登高自卑贵持久

有个故事，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当我书写这个题目的时候，首先引用如下：

意大利的达·芬奇，从小擅长绘画。14岁那年，他拜著名的艺术家佛罗基俄为师。这位严格的老师给他上的第一课是：画鸡蛋。达·芬奇按照老师的要求，每天拿着鸡蛋，一丝不苟地照着去画。两年过去了，他带着不安的腔调问：

“老师，为什么老让我画鸡蛋，什么时候才能画完？”老师对他说，基本功要练到圆熟地听从大脑的指挥，得心应手，才算功夫到家。达·芬奇听了很受启发，更加刻苦地学画鸡蛋。后来，他的艺术水平超过了老师，成为意大利一位杰出的艺术家。

当初，我看了这则故事，不由得想起一种情形：有些初学写作的同志，总想使自己的文章在报刊上早日发表，“打响第一炮，踢开头三脚”。谁知忙乎了一阵子，收效甚微，便叹气道：“咱不是从事写作的这块料儿。”这两个极端都是要不得的。常言道：“根深才能叶茂。”从事写作，如果不注意打好基础，而一味急于求成，企图一蹴而就，必然欲速不达，事与愿违。这就象盖房子一样，先要积攒一些钱财，准备一些木石工料。否则，你就是有“天大”的本事，也难盖起高楼大厦。过去，我的一位朋友，开始写稿就上了《人民日报》，可后来变得默默无闻，过了五六年不得不另改它行。而我的另外一位朋友，则大不相同。他不管别人上稿不

上稿，从不追求什么篇数，总是在自己设计的“路”上稳步前进。我每次去看他，他不是“啃”书，就是读报，什么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、《列宁选集》、毛泽东著作、哲学、政治经济学等等，他都仔细研读过；什么消息、通讯、调查报告等等，他都一一分析，努力掌握，而且注重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下功夫。由于底子厚实，因此他的思想敏锐，业务熟练，写稿很少有“放空炮”的时候。自从他调到新闻单位以后，至今已经出版了四五本书，人们谈起他无不佩服。

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说过：“登高自卑，持之以恒。这个‘卑’是‘低’的意思，爬山总是由山脚下开始的；这个‘恒’是持久的意思，要有毅力，坚持到底，才能爬到山顶。”道理亦然。立志从事写作的同志，如果不从“0”开始，不从山脚下“爬起”，是上不了山的。也就是说，基础不牢，底子不厚，有时靠“一鳞半爪”、“东抄西摘”，也能碰上一回“气候”，露一下“头脚”，但是功夫小，道行浅，终久不会长久，也根本谈不上到达“山顶”了。因此，切莫追求那一时见报的虚荣，一定要把功夫下到扎扎实实地打基础上，做到不自卑，不气馁，不自满，不松劲，持之以恒，坚持到底，爬上“山顶”，取得写作自由。

打基础包括方方面面，比如积累知识，经常练笔，如何抓问题以及培养良好的写作习惯等等，范围极广。那么，是不是每个问题都要象达·芬奇那样，练习两年以上呢？这倒不一定。我们应该学习他的那种精神，至于采取什么方法，则可以灵活多样，一般是：边学习，边积累，边练笔，边写作，边总结，边提高，打一仗，进一步，不断提高写作水平。

盘里的豆芽，盆里的蒜苗，看着也有几天茂盛、显眼的时候，但终久经不起“摔打”，成不了“气候”。根深叶茂

花盛开。只要我们把写作的根子深深地扎在肥沃的“土壤”里，不断吸取丰富的“养料”，就能经得起实践的考验，使写作之花鲜艳夺目，永远盛开！

勿忘八小时之外

这是一个星期天。

“嚓嚓嚓，嚓嚓嚓……”我吃完早饭，就捞起泡在盆里的一件衣服洗开了。不一会儿，有位同志匆匆跑来叫我：

“快，接个电话去！”

“接电话，星期天哪里打来的？”

“法卡山那边，说要发篇急稿。”

听到这个情况，我连忙放下衣服，一溜小跑来到了办公室。原来，守卫在法卡山的边防部队又打了一个胜仗。等我把稿件抄收编发完毕，时已过午。

元旦的晚上，到处是一派欢乐气氛：有的人坐在电视机前，观看欢庆节日的节目，不时发出朗朗笑声；有的在厨房里敲着砧板，笃笃作响，忙着剁馅包饺子，可我们因为组织一组边防战士喜迎春的《一句话新闻》，一吃过晚饭就往办公室里跑，并想当晚收稿，当晚见报，便约请通讯员利用电话发稿。银线把我们同祖国四面八方的边防哨所联系起来。我们一边抄收，一边编发。当把《冒雪巡逻珍宝岛》、《边防喜开庆功会》、《军民联欢阿佤山》等多篇稿件处理完毕、走出办公室的时候，已是午夜12点多了。

走向宿舍的路上，银星满天，寒风扑面，回首望着灯火通明的夜班办公室，我们感慨万分。在这个时候工作的何止我们俩人；有多少个新闻工作者在各自的编辑部里，为第二天的出版而忙碌；有多少个记者在采访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

的节日活动；又有多少个通讯员东奔西忙，活跃在群众中间。就拿给我们发稿的作者来说，他们已经整整一天都没有休息了。我的那位同事长长呼出一口气，深有体会地说：“看来，我们新闻工作者的时间表，是不能用八个小时来计算哟！”我有同感，连忙接上话茬：“是的，我们要为八小时而奋斗，但自己决不能满足八小时，这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天职吧！”……

日月有它的运行规律。事物有自己的发展规律。新闻也有其本身的特殊规律。就其时间这点来讲，并不完全是在八小时之内发生的。打仗，我们不是敌人的参谋长，他们晚上来犯，还是白天骚扰，事先并不知道；至于什么时候出战斗英雄，那天那时涌现支前模范，也没有一定之规。因此，采写战地报道，单靠八小时的工作制，是写不出什么名堂的。平时也不例外。目前，全国军民正在干四化，奔四化，各行各业的新人新事层出不穷，各条战线的新风新貌到处可见。但新闻的出现仍是不受时日限制的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：1981年11月16日晚上，中国女子排球队在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中，以三比二战胜日本队，夺得了冠军。如果记者不管赛不赛，依旧按部就班地“日出而作，日没而息”，这能及时让全国亿万军民知道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吗？还要看到，节假日期间，读者喜欢丰富多彩的活动，其中就包括读报阅览，而节日从中央到基层，从部队到边防，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，正是出新闻的时候，记者这时也只能用笔来分享节日的欢乐了。

有位老记者说：“有所作为的记者，大都是要稿子不要命的；靠八小时采访写稿，成不了名记者。”这是他从几十年的实践中，用心血和汗水总结出来的经验，的确发人深思。当然，“不要命”决非让人为写稿去死，这是提倡一种精

神，就是革命加拚命的精神。其实，一个有事业心、有责任感、有使命感的新闻工作者，你让他休息，他也闲不住；你让他去玩，他也上不来兴趣。为了使新闻不从身边溜掉，为了使知识之花大吐芬芳，这些同志总是不分昼夜，不论假日，拚命地工作着、战斗着。邓拓十分珍惜时间，一生总是同时间赛跑，与日月争辉，为中国的新闻事业而奋斗。他在担任《晋察冀日报》总编辑的时候，让八头骡子驮着报社的铅字、印刷机，随时与敌人周旋办报。他经常在马背上构思文章，一到驻地就一边起草，一边送排。1941年，在同敌人周旋的一个月里，共出了26期《晋察冀日报》，其中20多篇重要社论都是他亲笔写的。试想：这些单靠八小时行吗？不同“机关工作时间表”绝缘，能有作为吗？

从刘绍棠的习惯谈起

著名作家刘绍棠有个好习惯：无论写任何文章，都要先打草稿，再誊写，做到卷面整洁。他谈到：“凡是跟我打交道的编辑同志都认为，我的手稿，那怕是二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手稿，都抄得工工整整，清清楚楚……”

刘绍棠同志的写作和作风，何等严谨啊！

由此，我想到了我这个当编辑的，想到了通讯员，想到了我的日常工作，觉得有些情况的确应该改进改进。比如：有时对稿件从不分类，记者的、通讯员的和所分管的各种宣传项目的稿件，都混放在一起，往往出现原先想编的稿子找不到，或丢三落四等现象；有时从不收拾桌子，有什么东西都放到桌子上，前面放书刊，两边放稿子，只有胳膊肘下那块地方是干净的；有时连放置墨水瓶和喝水缸也没有个准头的地方，不是碰洒了墨水，就是推翻了茶缸，弄得一阵紧张。我曾出过一个笑话。一次，有位送稿的作者前来查问稿件，我在稿件堆里找啊找，就是找不到。翻翻这摞上的稿件，没有；翻翻那摞上的稿件，没有；拉开抽屉，也没有。“通讯员写篇稿子多么不容易啊！”想到这里，我决心弄个“水落石出”，就把所有的稿件一一过目，仍然没有找到。20分钟过去了，那位通讯员说：“不要费心找啦，我还留有底稿，再抄一份吧。”通讯员走了以后，我拿起桌子上放的报纸，谁知那篇稿子就压在下面的几篇“待看”稿件中。

喝上两口茶，就能品出个味来。听了上述情况，也能悟